

二
十
世
纪
的
哈
尔
滨

历史 回眸

山外青山 延寿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第一章

一个名字，能呼唤历史风云的聚散，能与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紧密相关，张学良则如此。试想，没有西安事变，历史何去何从，也很难推断。

回眸延寿县的百年变迁史，竟也有幸与张学良的名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当年的少帅在延寿的土地上横刀立马率兵三路剿匪的壮举，久远地定格在人们记忆的屏幕中。

本世纪初延寿始建县治

如果说延寿人是个大家族，那么，这个大家族最早的成员就是山东人李昌盛和直隶人刘禄。这两位成员，既非来自名门望族，又非业绩显赫，在人海中相比，普通得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却了自身。可是他们却置身于一个特殊的时空内，就变得绝非寻常。于是《延寿县志》“大事记”开篇第一行

就有了他们的名字，“1856年（咸丰五年）山东人李昌盛、直隶人刘禄首迁延寿境内”，作为首迁入境人，倘若滞留在他乡，无疑均是凡人，恰恰在于他们远走他乡，在特定的时空内，以稀为贵，凡人也就变得超凡脱俗，凡人的足迹也就永久性地定格在延寿的史册之先。

或许是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的诱惑，也或许是李昌盛和刘禄这两位首迁入境人的名字寓意昭示着吉祥兴旺，接踵而至的入境者日益增多，其中，步李昌盛后尘的山东人就占了很大的比例。

延寿茫茫无垠的群山，张开了热情的臂膀，拥抱了纷纷而来的人境人，入境人仅仅靠着上山采山参，下山种山参，就得以安居乐业。使入境人更感到欣慰的是，经吉林将军向朝廷奏准，1879年（光绪五年）、1882年（光绪八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清朝先后三次下令开垦蚂蜒河荒地，先后共放荒地3.4万亩，既让沉睡的荒地苏醒过来，又使擅长和热盼耕种土地的山东移民美梦成真。几千年板结荒芜的土地，逐渐变成了绿洲，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工商等各行业也应运而生，人口的增加也呈现了勃勃的生机。1881年（光绪七年），清朝设置蚂蜒河分防巡检衙门时，全境已逾500户，约1500人，到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朝设县治，始称长寿县，全县人口已近7万人。1914年（民国3年），因长寿县和四川省一个县同名，故改称同宾县，隶属吉林省管辖，此时，全县人口已达8万2千多人。1921年，全县人口总数居然已经发展成为19万人。

不止是炊烟袅袅，人丁兴旺，而且全县还先后办起了私塾和学校，创立了邮局和红十字会，至于做买卖的店铺也日渐红火起来。尽管和地图上很多的繁华都市或县城比，延寿的风韵，依然显得古朴原始和单调，不过，这里毕竟不可能是世外桃源。连绵起伏的青山既遮不住延寿的开发，也难以避免藏污纳垢。也许在开发延寿分期分批的入境人中，就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夹有

流窜而来的胡子和匪徒了。在延寿逐渐改变昔日的沉寂荒芜滞背中，如同泥沙俱下，胡匪也变得逐年增多，匪患四起。

匪患猖獗恐怖笼罩了延寿

1921年（民国10年），延寿（当时称同宾县）风调雨顺，风和日丽，丽日晴空下，高粱红得好像一片火烧云；摇曳的麦浪好似披上了一层金；连西瓜也是又大又圆分外的甜。对于这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景象，老百姓止不住满心欢喜。可是，遥望着深山老林，却变得喜忧参半。

隐藏在密密匝匝山林里的胡匪，几乎是各占山头，匪首的绰号也名目繁多，仅在大青川一带，就有“平东”、“庄稼人”、“老来好”、“交的宽”、“瞎闯王”等，各路胡匪举不胜数，其中匪首平东的队伍就多达上千人。

这一年，良田沃野硕果累累丰收在望，没有天灾，却人祸更甚，频频出动的胡匪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图财害命，其猖狂程度和人数之众，是多年来少见的。尤其是不不少的匪队都窜入大青川一带，轮流下山的胡匪像一片飞来的蝗虫，搅得老百姓不敢收割庄稼。眼睁睁地看着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大丰收，却收不回来，老人哀叹，壮劳力急得跺脚攥拳，妇女泪涟涟。老百姓企盼着平安，可是越企盼越不平安，胡匪下山的次数和人数，越来越有增无减，闹得老百姓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东躲西藏。

大青川的柳树河镇，是县城以西的繁华闹市。这里虽然地处山区，又和宾县毗邻交界，却是历史重镇，不仅人口密集，而且商铺、烧锅（酒坊）不下几十家。平东匪队近千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霸占了柳树河镇，一驻就是七八天，走了又来，猖狂至极。昔日繁华闹市，如今变得鸡犬不宁，险象环生，买卖被抢劫一空。有钱有势有门路的大户和老板逃往外地避难，没有去处的躲进了

黄家烧锅。黄家烧锅是镇里最大的酒坊，宽大的围墙又厚又高，且护兵较多，还备有快枪和火炮。

当时，柳树河镇驻军一个连，连长姓孟，和胡匪暗地串通一气。名义上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实际上胡匪来了，他们乱放几枪，应付了事，胡匪走了，又佯装打几枪虚张声势。老百姓给一只眼的孟连长送了个外号“孟瞎打”。“孟瞎打”和士兵们平日里专横跋扈要吃要喝无恶不作，柳树河镇的父老乡亲，对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内贼和强盗也恨之入骨。这次，他们被胡匪团团围住，不仅断了粮食，连水也喝不上了，最后，仅有的几桶脏兮兮的泔水也被渴冒烟的士兵抢着喝光了。一天晚上，月亮被乌云遮住，夜色如墨，趁着胡匪看守不严，几位士兵丢了枪，匆匆地逃到黄家烧锅，被人用绳子从围墙上拽进院里。

恐怖，笼罩和吞噬着柳树河镇。

镇里和村屯里都布满了胡匪。绑票的、抢劫的屡屡发生，摊上之后，轻则破财，重则家破人亡。人人都愁肠百转，户户都紧闭柴扉，孩子们啼哭不止，生怕被蹂躏的姑娘和妇女，被逼无奈用锅底灰将脸抹黑，蜷缩在房屋内一隅瑟瑟发抖。面对着胡匪如狼似虎横行乡里，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度日如年。他们顾命要紧，根本就顾不上丰收在望的庄稼了。

那些仓猝驾车外逃，拼命急速奔往县城、哈尔滨和长春等地的地主老财、士绅富贾，在所到之处，极力宣扬“大青川民变了，从黄家烧锅往北没好人啦，到处烧杀抢夺，成了胡子的天下”。

一时间，大青川蒙难的恶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县城内家喻户晓，闻讯色变，危机四伏。同宾县知事邓东山面对大青川的局势，在县衙内急得坐立不安，他对大青川驻军不尽职守大发脾气，同时又为县城驻军软弱无能而焦虑烦躁，遗憾的是这位本身就昏庸的县太爷，平素缺乏忧患意识，关键时刻，又几乎是一筹莫展。

官府无能二会长施计请少帅

尽管已是夜半钟声，可是县农会会长李绍唐和县商务会长贾岚村，还是谈兴正浓。这两位颇有威望的会长，为匪患四起而愤懑，为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而牵挂，为地方无力剿匪而痛心。他们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共识，邀请正驻扎在哈尔滨的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旅长张学良前来剿匪。

贾会长主张此事应先报请县公署批准后再去，李会长认为县里从来没有向上面报过匪情，我们突然去请张少帅，恐怕县上为此将要怪罪咱俩。再说报请县署，即使批了，也得三天五日的，现在剿匪迫在眉睫，越拖，损失越大，不如我们俩代表农、商两界去请少帅，也许效果会更好些。贾会长略思片刻，觉得这样办不失上策，但是，遐迩闻名的张少帅能够轻易发兵来到同宾县这个小地方吗？听贾会长如此提问，李会长也不由得眉头紧蹙，是呵，大青川有驻军，县城内驻军不更多吗，驻军剿匪责无旁贷，难道他们都叫胡匪吃了？再说，县公署又没有上报，也没有请求发兵呵。

思前想后，二位会长达成共识，不提剿匪，强调发生严重的民变，如此才会引起张少帅的关注和重视，恰好，逃难去哈尔滨的大户富贾正四处放风宣扬民变，我们再去禀报，不正是前后呼应吗？

县农会会长李绍唐和县商务会长贾岚村，总算是将事情策划周全，此时，已是夜色阑珊，万籁俱寂，他们稍事休息，翌日晨，便匆匆上路了。

风尘仆仆，日夜奔波，两位会长来到哈尔滨，经过询问，他们来到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的临时驻地，位于南岗的一座小洋楼前，这里戒备森严，几道站岗的卫兵挺拔威武严禁入内。实

在无奈，他们谎称是张少帅的亲戚求见，经过层层通报，卫兵将他们带进大厅。

身着戎装面带愠色的张学良厉声喝问：“为什么要冒充我的亲戚，究竟何事？”二位会长“扑通”一声慌忙跪在地板上，将同宾县大青川发生民变事绘声绘色添枝加叶渲染一番，并连连恳求少帅出兵。对平民百姓素有好感的张学良，难以置信民变，而且竟然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转念一想，即使造反，也是官逼民反，事出有因，当他深问原委，二位会长又难圆其说，支吾不清。

血气方刚的张学良，止不住拍案而起，下令卫兵将他们教训一番。二位会长赶紧从实招来，吐露真情。张学良认为，剿匪事县里或省里就完全可以办，否则地方养着那么多兵有什么用呢？两位会长见此情景，潸然泪下，诚笃地说，他们这次是背着县公署偷偷来的，如果少帅不去，土匪除不了，一定会招来杀头之祸，全家性命难保。张少帅为两位会长为民请愿的热诚所感动，他亲自将两位会长扶起，点头示意，决定出兵。

李绍唐和贾岚村拱手称谢破涕为笑，他们还提出剿匪的路线建议，并画了一张草图，少帅细看了草图，又认真地核实了匪情和活动地点，然后在军事地图前深思熟虑琢磨再三，最后当机立断，敲定了方案。张少帅请二位会长吃过午饭，叮嘱二人回县后切记保密，不得泄露军机。

张学良率兵三路在延寿剿匪

尽管张学良对同宾县的长官和驻军颇为不满，但是对于同宾县正遭受重重灾难朝不保夕的父老乡亲，却是耿耿于怀，难以割舍悬念之情。

东北三省讲武学堂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张学良，毕业后，便被破格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旅长，他聘请了有强烈的

民族主义思想，在战术学上颇富造诣的郭松龄担任他的参谋长。作为声名显赫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大帅的长子，张学良从小学贯中西，抱负远大。如今他刚满20岁，青春勃发，踌躇满志，锐不可挡。他剿匪心切，不容拖沓。和参谋长郭松龄稍作商量后，便迅速调兵遣将，从哈尔滨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昼夜兼程，直逼同宾县。

1921年（民国10年）9月15日（旧历八月二十四），张少帅兵分三路，挺进同宾县。第一路是数百人组成的骑兵队伍，由宾州（宾县）入境，经程家店南山，攻打大青川柳树河镇北面；第二路是近千人的步兵队伍，从黑龙宫进入大青川向东推进；第三路是由几十门大炮和近百人组成的炮兵队伍，由西亮珠河到万宝山的八里岗直插大青川。至于从同宾县城由北向西的堵截任务，就由同宾县驻军负责。如此三面夹攻一面堵击的剿匪阵势，恰似从四面八方同时张开的一张恢恢铁网，也如同张开的偌大的口袋，置胡匪于进退两难无路可逃的死地。

在兵临同宾县的头天晚间，大青川一带柳树河镇和新民屯、石城屯、金小铺屯等各屯落，全是胡匪聚集，足足闹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胡匪连早饭没吃就匆匆忙忙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胡匪人多势众，家什好，枪法又准，一般是不把当地驻军放在眼里的，为什么这次狼狈不堪仓猝而逃呢？难道是要去抢劫县城，或者再攻打别的地盘？感到莫名其妙的老百姓，猜测不定，众说不一，后来才知道，是有人从黑龙宫来通风报信，告之胡匪，黑龙宫来兵了，而且是大兵压境，直奔大青川而来。胡匪听后，觉得形势不妙，便赶忙向上山的必经通道金小铺沟撤退。

胡匪撤走后，从黑龙宫方向过来一支庞大的步兵队伍，队伍中还有十几位骑马的，其中骑在黑骏马上风华正茂的张少帅，英姿威武，气度非凡，参谋长郭松龄和卫兵骑马紧随其后，顺着大道，由远而近，来到新民屯时，发现不见胡匪，部队传令在路边

原地稍事休息。刚吃过早饭的老百姓，不知这支大部队路过此地是何意图，却感觉到身着戴着红肩章、红领章的瓦灰色军装，头戴红帽箍大盖帽，荷枪实弹，生龙活虎的士兵，不止是阵容整齐，气势雄壮，而且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们和走上前来的乡民问寒问暖，并同好奇围上来的孩子们牵手搭话，使被胡匪折腾得如惊弓之鸟的老百姓，感受到了少有的祥和安宁的气氛。

当听说胡匪在一个多小时前从这里逃跑时，张少帅立即率领队伍出发向金小铺沟方向追去。

中午时分，张少帅的队伍在当地人徐宝森的带领下来到金小铺西岗，少帅在望远镜中发现通往山林的金小铺沟，沟沟岔岔都有密密麻麻的胡匪在窜动。恰在此时，从附近的老金家大院，跑出三个抱着抢劫的财物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的胡匪，他们似乎发现了西岗的部队，正准备开枪，却被骑在黑骏马上异常机敏枪术超群的少帅连射三枪，霎时间，三个胡匪便都中弹倒地。

枪响惊动了远处的胡匪，随着枪响，少帅一声令下，于是，剿匪部队枪声大作喊声如雷，这犹如风卷残云的磅礴气势，使凶狠残暴成癖的胡匪，一时间发懵，发怵，剿匪部队边打边追，胡匪边打边退。在逃窜中，不少的胡匪已被剿匪部队击毙在沟岔里。

从八里岗方向过来的炮兵部队来到虎圈山下的梁家屯，在梁家大院墙垛上支起大炮，连发十三炮，导致毗邻的各村屯所有的胡匪蜂拥外逃，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柳树河镇用来绑票的房子上，将绑票的房子炸落了架。镇内的胡匪慌了手脚，纷纷撤出柳树河镇，都向金小铺沟里逃窜。

在金小铺沟北约一里处，有一座小山头，当地人叫它老杜家山包。一股匪徒在逃窜中占领了山包的制高点，然后疯狂地向山下扫射，企图阻止剿匪部队的追击。居高临下的火力扫射，使处于山下一片开阔地的剿匪部队，蒙受地形的困状和火力的威胁。

这股胡匪一时得逞，得意忘形，他们看到山下剿匪部队有人

伤亡，冲着山下狂喊乱叫：“你们真他妈的臭美，还戴红帽箍的大盖帽，不怕死的就上来吧！”此时，胡匪们还不知道是张少帅的兵，误以为是县里的驻军过来了。

正在胡匪们叫嚣时，振聋发聩的轰轰几声炮响，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落在了山包上，胡匪们被炸得皮开肉绽魂飞魄散。没有被炸死的胡匪，从这惊天动地的炮声中，才知道，今天的对手决不是本地兵，准是上边来的。他们放弃了山包制高点，惶惶而逃。刹时间，枪声、炮声、冲锋号声响成一片。在金小铺沟的长长三条沟岔内，汇聚了从不同方向逃窜而来的大批胡匪，被剿匪部队全方位地包围追击，一些胡匪在边打边退中负隅顽抗，战斗越来越激烈，偌大个金小铺沟，硝烟弥漫，飞沙走石，地动山摇。

从金小铺沟往北八九里地，住着一个大粮户，此地名为垛子道，掌柜的叫王廷贵，为了防御胡匪，家里设有炮台，还养着炮手。此时，大院套里挤满了躲胡匪的老百姓。而大院套外面，已经连续上来了逃命的胡匪。此处垛子道，对逃命的胡匪至关重要，由此经过，才能翻山过岭，隐匿在茫茫苍苍云谲波诡的深山老林中。

发现接连不断上来的胡匪，王大粮户家中的护兵就要开火拼命，胡匪们急忙派人进院说明是借道撤退，决无他意，并且再三强调井水不犯河水。王大粮户察觉出这些胡匪没有说假话，为了不惹麻烦，于是放过了他们，胡匪们气喘吁吁向东逃去。

正在此时，部分剿匪部队和一门由骡子拉的炮车赶到了。不幸的是，当炮车经过老侯家桥时，不小心陷进了沼泽地。刚登上东山岗的胡匪，回头一看，身后追兵不算多，又陷住一门大炮，便顿时红了眼，他们已深深地领略了大炮的威风 and 厉害，顷刻间，贪婪成性的胡匪纷纷跳下东山岗直奔沼泽地，边打枪边呼喊，要去抢这门大炮。剿匪部队发现了胡匪的意图，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开枪射击。没射几枪，机枪却卡了壳。机枪一停，胡匪愈发肆无忌惮。

弹步步逼近炮车。在千钧一发之际，机枪射手排除了故障，雨点般的子弹川流不息地射向这些亡命之徒，不少的胡匪应声倒下，其他的胡匪顾不得炮车，转身往回撤。

这时剿匪大部队已随即赶到，步兵、炮兵、骑兵在此汇合，密密匝匝的枪声炮声穿云裂石，此起彼伏，残余的胡匪，本以为逃进密林就会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了，怎能料想到剿匪大部队，居然会在此地宜将胜勇追穷寇，使他们如同在大网般的笼罩中，几乎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

历经整整一天的鏖战，枪声、炮声和奔腾的马蹄声，全都平息了。号称“天下第一”的平东匪队近千人被击溃，伤亡颇为惨重，其他的匪队也已崩溃，极少数的胡匪逃到了宾州（宾县）界，或是过岭进入太平川，最为遗憾的是匪首平东终于溜掉了。负责堵截任务的县驻军，严重失职，几乎什么也没堵住。

大青川一带，柳树河镇和金小铺沟及苍苍的山林，变得异常平静，只有习习的秋风吹过，带来风卷树叶的瑟瑟声。远远望去，被消灭的胡匪，尸横遍野，残阳如血。

剿匪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簇拥在剿匪部队前，一些老年人，纷纷跪倒在张少帅面前，止不住热泪盈眶。许多乡民为表达万分感激之情，执意挽留部队士兵共喝庆功酒。

张少帅为了不给惨遭胡匪抢劫的当地百姓添麻烦，没有让部队停留，便下令直奔县城。

没有喝一口酒，吃一口菜，甚至连水也没沾，却为民除了大害的剿匪部队走了，实在不过意的老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连那些步履蹒跚的老年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也不肯回去。如银的月光下，送行的人和行走的部队，几乎是形影相随，张少帅和参谋长郭松龄不得不下马拱手作别。

凝望着披星戴月的大部队渐渐远去，依然停留在路边的父老乡亲，不断地挥手泪别，依依难舍。

满城争睹少帅风采

闻讯大青川剿匪大获全胜，同宾县城内的人们奔走相告，满城轰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尤其是连日来对剿匪事宜惦记不已甚至梦绕魂牵的县农会会长李绍唐和县商务会长贾岚村，更是欣慰、惬意、兴奋异常。他们带头放起了鞭炮，街街巷巷一呼百应，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在小城内响个不停。

在各界人士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张少帅率领的剿匪部队，开进了同宾县城。部队分别被接进了早已腾出房间的许多商铺，司令部被安置在全县最大的信义成烧锅（酒坊）。

在小小的同宾县城内，汇聚了步兵、炮兵、骑兵达千余人的正规部队，还是第一次。人们感到好奇和新鲜，感触更深的是，这支东北军的精锐劲旅，尽管是劳苦功高战绩显赫，生活却绝不奢侈，居然是官兵一律吃高粱米饭和炖豆腐，对于百姓的财物，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和他们所见到的那些软弱无能松松散散吃喝摆谱专横跋扈的县城驻军相比，真是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

当听说在大青川剿匪战斗中，部队牺牲了一位连长和几名士兵时，人们既感到悲痛惋惜，又为张少帅用兵如神以少胜多的运筹帷幄，赞叹不已。

隔了一天，张少帅决定在“信义成”开大会，召见地方军警、首脑和各界人士，并提前通知了大青川的老百姓，每户可派一名代表赶到县里参加接见。

刚刚摆脱了随处可见的胡匪烧、杀、抢劫的灾难，如同从令人窒息的恶梦中醒来的大青川的代表们，心潮难平，思绪翻腾，他们满怀对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半夜就开始上路，争先恐后地早早来到“信义成”会场，县城内各界名流，也急切地想一睹遐迩闻名的张少帅的英姿风采。至于县城内的平民，更是热盼能够见

到智勇超群的剿匪英雄张少帅。

县城的师生们一大早还特意采撷了沾满露水异彩纷呈清香四溢的鲜花，点缀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以示对张少帅和剿匪部队的崇敬之情。

“信义成”大院的宽敞，本来是全县城屈指可数的，可如今，人涌如潮，水泄不通，院子外面，也站满了蹒跚围观的群众，里外大约共有六七千人，如此的人数之众，氛围之热烈的大会，在同宾县城堪称史无前例。

同宾县知事邓东山，带领县城驻军刘营长及各界首脑，一字排开，站在主席台下的最前面。这些人多数都是心事重重，职位越高，情绪越低落，尤其是邓东山低头不语，愁眉不展，如坐针毡，至于驻军刘营长，也一扫往日的威风，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心乱如麻。

在众目睽睽下，张少帅厉声质问邓东山：“你县胡匪如此猖獗，百姓连遭涂炭，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你身为大权统揽的一县知事，既不想办法剿匪，又不上报匪情，你怎能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官，有何脸面面对父老乡亲？对你本人的处理，听从省里命令吧！”张少帅言罢，一摆手，让邓东山退下去了。

接着张少帅怒不可遏地要枪毙县城驻军刘营长，因为他不仅平时剿匪不力，而且这次战斗，他竟然玩忽职守，没有去堵截县城以北的胡匪，导致极少数的胡匪逃跑得逞，连匪首平东也溜掉了。刘营长跪倒在地，吓得成了一滩泥，哭哭啼啼连声求饶。由于李绍唐和贾岚村及众士绅也跪地求情，刘营长才免于死，但被重重打了五十军棍，当场被撤职。

对于柳树河镇驻军孟连长，张少帅斥之为军人的败类，严令重打八十军棍，将其撤职。

来自大青川的百姓代表，为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伸张正义的张少帅，带头鼓起掌来，紧接着整个“信义成”大院，包括院外摩

肩接踵的围观者，都响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潮涌般的掌声。

在张少帅连连招手致意中，会场总算平息了。略略沉思片刻，才华横溢，气度非凡，年仅20岁的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旅长张少帅，发表了发自肺腑的讲话。他对百姓受胡匪连续且日益严重的骚扰，而不得安宁的现状，特别是没有击毙匪首平东，深感内疚和不安。他请父老乡亲放心，今后一定要彻底消灭胡匪，保证百姓过太平日子。他还告诉大青川的代表，这次战斗，打死了很多的胡匪，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请大家尽量将胡匪的尸体都给予掩埋。同时，如果捡到枪支，要主动送到县里，老百姓千万不要私藏武器。

最后，张少帅幽默地说：“既然大家来了，总要请大家开开眼界，我们部队的大炮在战斗中，是功不可没的，就请大家赏光，看看大炮，也算是见面礼吧。”

掀开被红布笼罩着的几十辆炮车，好似掀开了一层谜，轮流观看的与会者，在这从未见过的新式武器前，连看带摸摸，议论纷纷，感慨不已。

散会后，大家情不自禁地簇拥在剿匪英雄张少帅的面前，再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县农会会长李绍唐和县商务会长贾岚村，望着这激动人心，久久不忍离去的场面，也止不住热泪沾襟。

张少帅率领剿匪部队，很快离开了同宾县，同宾县好长一段时间，胡匪几乎是销声匿迹，逃跑的匪首平东，从此后再也没有卷土重来。大青川一带，也变得平静祥和。

秋风漫过的山山岭岭，呈现了一年中特有的色彩斑斓、分外迷人的五花山的景致。

尽管因胡匪四起而耽搁了秋收，但是起早贪晚的人们，还是收回了累累的硕果，也收回了沉甸甸的希望和美好的憧憬。

物换星移，往事如烟。很多事情的记忆都淡忘甚至了无痕迹，

不过，张少帅当年剿匪的故事，迄今，在延寿县几乎是有口皆碑。现在，延寿县档案局，依然完好如初地保留着当年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由旅长张学良签发的剿匪布告。纸张和字迹都已经很陈旧了，却是极为难得不可替代的历史见证。字里行间，似乎都在默默地倾诉，都在殷殷呼唤着一个曾在延寿小城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故事。

如今大青川一带耄耋之年的老人，其中不乏当年参加“信义成”大会的代表，他们仍然对张少帅在大会上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故事流传了几代人，几代人都为延寿县拥有这样一段历史而感到亲切和自豪。

走出延寿县的张学良，历经了戎马倥偬沧桑多变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他的一生的转折点，几乎都和世纪风云巨变息息相关，他的名字早已响彻和震惊国内外，他已成为被周总理赞誉的“千古功臣”。

如果翻开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缄默 50 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这本书，可以看出，日本 NHK 电视台的记者专访这位世纪老人时，张学良对很多事情也不愿再去评说，可是他对自己 20 岁时率领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混成旅剿匪的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津津乐道的。

拂去历史的尘埃，走在张少帅当年剿匪路过的延寿县大青川一带，山依旧，水长流，秋风依然习习吹来，还是金黄色的麦浪，还是一片丰收景象，却物是人非，怎能不令人浮想联翩，颇发感慨呢。

第二章

山高皇帝远，也许是延寿的写照，不过走进交通闭塞的山城老街，那市井生活古朴热闹，那特有的民风民俗，也不乏别具风韵的魅力。

日寇铁蹄，踏碎了牧歌般的梦。

小城同仇敌忾，怒火奔腾，义勇军曾奋起抵抗，民间“红枪会”的兴起，竟使阴霾密布的小城一时透亮。毕竟还是恐怖吞噬了小城。山河歔歔喟叹：谁主沉浮呵？

特有的民风和民俗

和许多县城相比，延寿县城称得上是“山高皇帝远”的一个小城。四面幽幽群山笼罩，也隔断和遮住了不少的、外面世界嬗变的风风雨雨，同时，既无水路，又无铁路，更侈谈不上航空飞行，仅靠偏远落后的公路，导致交通颇为闭塞，也使这座小城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繁华。

延寿县，距哈尔滨市仅仅 180 公里，在地理上相距并不遥远。可是这座小城，同欧式建筑林立，多国外商云集，铁路四通八达，商业兴旺发达，文化和教育也较为达观，弥漫着浓郁的“东方小巴黎”和“东方莫斯科”风韵的哈尔滨，几乎无可比之处，在诸多方面拉开的距离，实在是难以测量。

这座小城，显得古朴、凝重、敦厚、闭塞，也难免单调，凄凉。

不论要办的事情再紧张，纵然是燃眉之急，也不论是思念之情再渴盼，甚至急不可耐，但是，所有的信息，也只能凭借翻山越岭，慢慢悠悠的书信来传递。直至 1927 年，这座小城才有了电报局。1928 年，才开设了电话局。

当时，许多学生读到高级小学毕业，就算是在这座小城毕业于“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了。能够走出群山，到外地继续求学的青少年，真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学生，因家境困窘贫寒，对于闯出群山远赴外地求学深造的企盼，却是梦难圆，只能含泪望山兴叹。到了 1928 年 9 月 1 日，才正式成立了县立中学，招收了延寿县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学生班，使莘莘学子，仿佛在沙漠中盼到了一泓绿洲。

小城的市井生活，并非是一潭死水，沉寂凄冷。小城的生活，也有都市所替代不了的土香土色的风韵和热闹。

譬如县城最红火的永乐街（后称庙胡同至今未变），迄今依然在很多老年人的心目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早在 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就有了永乐街。延续到本世纪 20 年代，这条几百米长的小街，就愈发热闹起来。

既不长也不宽的永乐街，全是买卖人家的店铺，一家紧挨一家，堪称是寸土寸金。远远望去，饭店和商店的幌子，各式各样，五颜六色。一般饭店的幌子挂两个，也有挂四个的，标志着该饭店烹饪技术高出一筹，山珍海味皆有。商店的幌子是红布镶蓝边，